

京 剧 曲 漱

# 宋江杀惜

上海文艺出版社

J643.1  
24

书 号：8078·2009

定 价：0.29 元



京剧曲谱

审头刺汤

周翁园整理

倪秋平记谱

上海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刘福昇

京剧曲谱

审头刺汤

周翁园整理

倪秋平记谱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路 74 号)

此书由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宜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数 2.75 千册 35 面

1982 年 6 月第 1 版 1982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4,001—9,700 册

书号：8078·2009 定价：0.29 元



《审头刺汤》剧照

雪艳——梅兰芳 饰  
汤勤——萧长华 饰

## 前　　言

《审头刺汤》是明末李玉所作《一捧雪》传奇中的二折。《一捧雪》原本共有三十折，现见于《缀白裘》和《集成曲谱》中的都不全了，但主要关目均已选入。

汉剧、徽剧、湘剧、川剧以及秦腔等地方剧种，都有《一捧雪》的折头戏。而京剧所谓全本《一捧雪》，只是演《搜杯代戴》（或名《莫成替主》）这一出戏而已，《审头刺汤》和《雪杯圆》又各自为一出戏了。

《审头刺汤》的情节是：在明朝嘉靖时，权臣严世藩心腹汤勤出卖他的恩人莫怀古，其仆莫成在蓟州替主代死，人头解京之后，汤勤指出是假，严世藩追究此案，把蓟州总兵戚继光和莫怀古的妾雪艳一并解京，由锦衣卫陆炳奉旨重审。陆炳和莫怀古有旧交，心中想袒护此案，但被汤勤在旁一口咬定人头是假，在公堂上冲突起来。最后陆炳从雪艳的暗示下，发觉汤勤之所以作种种刁难，完全为了想占有雪艳，于是陆炳假作把雪艳断与汤勤为妻，汤勤果认人头是真，得以结案。洞房之夜，雪艳刺杀了汤勤，报了大仇，而雪艳也自尽身亡，结束了这个悲剧。

在历史上严世藩、戚继光和陆炳都实有其人，就是汤裱褙也是有的，不过莫怀古是作者虚构的。所谓“一捧雪”那个玉杯，据传是暗指那时王抒所藏的宋画《清明上河图》。严世藩要想强索这幅画，王抒拿假画搪塞，被汤裱褙所识破，因而严世藩构陷于他。则“莫怀古”系指王抒无误，暗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之意，故莫怀古这一人名，剧作者是含有无限慨叹的。

我们在这一出戏上，可不必究问其历史真实性如何，因为它不是历史，而是一出抨击暴力、惩治奸恶、富有人民性的戏剧，剧中人物如陆炳、雪艳和汤勤，都各有其不同的鲜明性格，演出非常生动。

拿陆炳来说，他原是明嘉靖时一个镇压老百姓的锦衣卫头子，杀人无数，实际并非一个好人。不过，他和严世藩在同一统治阶级中存在着内部矛盾，而在这出戏的剧情中，陆炳和莫怀古又是好友，故想尽力救护被害者，因而舞台上的陆炳就以正面人物出现。至于汤勤，原是一个小人，不仅出卖恩人，还要强占旧主人的眷属。在公堂上被陆炳借题发挥，痛骂一顿，真是大快人心。

雪艳是这出悲剧的主角，她是一个身受迫害，决心要替丈夫报仇的有志气的妇女。她的忍辱负重，机智和坚强，表现了中国封建时代被压迫妇女的反抗精神。陆炳虽尽力维护莫怀古，但他和严世藩同属统治阶级，终究有他的阶级和历史局限性，故他始终不敢正面揭发这个案子的真相，与权臣对抗。最后不得不假手于一个弱女子，结束这冤狱，这就说明陆炳维护正义的狭隘一面了，故陆炳是不能同人民想象中的包公相提并论的。而真正反抗暴力、维护正义的，却是莫怀古的一仆一妾——莫成和雪艳，他们的舍生取义虽是可歌可泣，但在

今天看来，莫成代主一死，却是不足为训的。他们都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的牺牲者。

有一个时期，有人把《审头刺汤》和《莫成替主》看作纯粹歌颂封建奴隶道德的戏，那也是片面的，这是没有全面的看清这两个戏的悲剧的本质所在的缘故。

这里记录的陆炳的念、做，是以余叔岩的表演为依据的，为了发扬和保留这一流派的特色，并曾向余叔岩生前的几位好友如罗亮生先生等就正，在词句上也曾略作修改。余叔岩演陆炳一角，神态有独到之处，与汤勤针锋相对时，充分把陆炳的机智、沉着和冷静，表演得不瘟不火，恰到好处。唱词方面，虽然戏里着墨不多，但也能够以少许胜多许，如〔四平调〕中“三日之内自有音回”一句的“之”字，行腔的回环曲折，往往博得满堂彩声，但也不是为唱而唱，要知道此时陆炳心中已有成竹，唱腔是表现了陆炳内心的得意，学者必须细心钻研，才不致空洞无物。汤勤是方巾丑，可不同于《群英会》的蒋干，因为汤勤是货真价实的反面人物，他的阴险卑鄙，虽然到了极点，但他是个知识分子，演出的形象，要顾到和一般市井之徒不同，在戏中他的骄妄、忘形和虚伪，在和陆炳对答之际，感情变化甚多，过去擅演此角的当推王长林，现在老演员中，要推萧长华先生了。这里记录的方巾丑的念白和动作是以萧老先生为准绳的。

雪艳这一角色，以前以陈德霖、王瑶卿为最擅胜场，程砚秋同志也是宗王瑶卿的。梅兰芳同志继承了好几位前辈的长处，并融合了自己的特点和经验，来塑造这一人物的形象。因此，能把雪艳这样一个在封建时代受迫害的女性，表演得恰如其分。因为他充分掌握了剧中人的人物性格，除了唱腔的悲愤激昂不同于其他青衣戏外，看人头的身段和刺汤的动作的演技，也和其他演员有许多相异处。我在少年学戏时，这出戏是宗王瑶卿先生的，后来学梅派，曾不止一次请益于梅先生。解放后，还在一九六〇年最后一次，经梅先生面予指正。现虽罄其所知，整理这一个剧本，与读者相见，但限于水平，有遗漏和错误之处，希读者予以指正。

### 周 瓴 四

一九六二年二月

## 略谈雪艳的唱腔和记谱

《审头刺汤》剧本是由周翕园同志整理的，我只是做了曲谱的记录工作。

这出戏里雪艳的表演有好几个不同的流派，我所见到的有陈德霖、王瑶卿、梅兰芳、程砚秋四位。就唱的方面来说，陈德霖的唱法是比较朴素的，他在刚劲上就不和其他三位相同，他的好处在于有一股复仇心理的描绘，但旋律构造很普通，字音的念法比较果断，因此在唱腔的运用上常带棱角，有锋芒。唱法的特点是峭拔高亢，一般噪音学起来是不易的，所以学陈德霖派的人较少。

王瑶卿的一派是有发展的，在这出戏里也正如在王派其他许多戏里一样，字正腔圆，他的唱法在当时人们认作新腔，直到现在还被人不断采用。梅程两派就是继承了王派而加以再创造发展的。程派的唱法比较接近王派，而用嗓就显著的不同了。程派唱法尺寸（速度）严格，强弱比较夸大，在吐字方面，尤其着重遵守中州韵的范畴，不使稍有出入，这样也使某些唱腔特别显露出程派的特点来。程派的唱腔变化多而自成一家，学他的特点比较容易，而学他的精湛的地方，就不是简单的事了，功力差的便易流于貌似而神非。

梅派和程派虽同出一源，而梅先生的唱腔平正醇厚，具有很大的天赋特点，韵味深长，最适合学习，即使学得不到家，亦不致走入歧途，我认为这是最可贵的地方。我们在这里所采用的青衣是以梅派为主，老生以余叔岩为主，至于记述恐有很多不能表达之处，因为曲谱和录音终究有所不同，曲谱有一定的限制。

梅先生在唱腔上常有变易，这也有很多原因，总之，他是为了使艺术更臻完整而改变的。我当时跟随他演出的时候，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有时预先跟我们讲一遍；有时候他在台上临时换一种唱法，这出《审头刺汤》也并不例外。我在1947年曾经随他一同演出，和他以前的唱片就不完全相同了。当然，这是一种发展，也是为了更适合他自己的演出。我们这里所记的曲谱，就本着这个精神，以梅先生比较近年的唱法，同时，也参加了我和周翕园同志的意见，读者们不必完全依据我们的记录，也可以选择你们最合适的唱而作一些变动。当然我们并不希望越出梅派范围之外去，这也是要注意的。为了使风格统一，最好不要使各派混杂，有了一定程度的修养，才能把各种流派熔于一炉，而一般最好还是以一种流派为依据，至于不同的戏当然可用不同的派别来演唱的。

这一出《审头刺汤》的唱工并不十分繁重，只有几段〔摇板〕和一段〔导板慢板〕，整出戏都是〔二黄〕，就这段〔导板慢板〕的唱法来看，并不和一般戏的同类形式相似，一般唱〔慢板〕大都用在不十分紧张的场合，可以从容唱出，而这里是雪艳要等待时机去复仇，她的心情和剧情的发展都应当是高潮的前奏，因此和一般的〔慢板〕不同。在这段〔慢板〕节奏的处理上，要对剧中人物的性格和彼时的环境有所体会，才能掌握适当的节奏，去描绘雪艳当时的心情。因此演唱这出戏和所有的戏一样，是要以内容来决定形式。这出戏里〔慢板〕节奏与我们在

一般戏里所习惯了的不同，速度比其他戏里的〔慢板〕要快一些，但速度加快又不符〔慢板〕节奏，要使得适合这个要求，必定要经过很好的思考和细致的体会，文字很难详述，但基本精神掌握后，再通过实践，自能使得逐步完美。

在曲谱记法上，没有用很多的繁复的附加音，因为京剧唱法主要是依据四声。四声在旋律中的唱法，往往超出了曲调中主要的音，那些超出的音又因为所用的劲不同而并不完全一致的，如果在那些地方都详细记出，曲谱似乎更完整了，可是在实用上并不便利，甚至把本来非常灵活的音也凝固起来了。更有些本来不熟悉京剧的就无法掌握这样的曲谱，因此，我考虑决定不用繁复的附加音。这对于熟悉京剧的读者是没有问题的，而对初学者来说，是较便于掌握的。

胡琴谱仅插入唱腔中，〔慢板〕部分唱与胡琴都记的。胡琴谱中也没有新的符号，仅是拉弓作“＼”，放弓作“／”，在唱谱中也适当地把呼吸记号记出，那就一律作“'”，记在所换气的音后面，这样不致把放弓的“／”误认为呼吸的转换。唱腔谱的音高为便于念读，都移高八度记写。在这些方面，我想，读者是完全可以掌握的。

在〔慢板〕的胡琴谱方面，和我当时的拉法没有多大出入。那些唱的伴奏都经过研究，我自己认为是满意的。这里边用了比较简练的方法，也可以说大部分是王派（王少卿先生）的方法，但其中也参加了我自己的选择，如果符合在这里所记的唱腔时作伴奏，那么这胡琴谱是有很大作用的。我认为这段〔慢板〕的奏法不能太柔软，在适当的地方突出胡琴是完全有必要的，至于具体奏法如何，那和唱一样，就要看各人的体会了。

倪秋平  
一九六二年二月

## 服装扮相和道具

### 一、服装扮相

- 陆 炳——纱帽、苍三、绿蟒、玉带、红彩裤、黑缎靴、红风帽、红斗篷。
- 汤 勤——圆翅纱帽、黑吊搭、红官衣、黑褶子、红彩裤、小甩发、朝方(丑靴)。
- 雪 艳——大头帘(带小水发)、银泡头面半副、青褶子、白绫腰包、白腰巾、白裙、湖色彩裤、绣花彩鞋、红绒头面、大红帔。
- 戚继光——高方巾、黑三、黑褶子、白腰裙、黑彩裤、黑缎靴。
- 张 龙——素罗帽、黑扎、青箭衣、鸾带、红彩裤、快靴。
- 郭 义——素罗帽、黑三、青箭衣、鸾带、蓝彩裤、快靴。
- 门 子——黑罗帽、黑褶子、蓝彩裤、鞋。
- 书 吏——黑方巾、四喜、黑褶子、绦子、黑彩裤、福字履。
- 下旨官——纱帽、白三、红官衣、红彩裤、黑缎靴。
- 四刀斧手——罗帽领子、黑箭衣、马褂、鸾带、黑彩裤、快靴。
- 四侍卫——红绿报子巾、红绿箭衣、黑马褂、鸾带、快靴。
- 四衙役——皂隶帽、蓝布箭衣、鸾带、快靴。
- 差 役——蓝毡帽、蓝布箭衣、鸾带、快靴。
- 四龙套——红报子巾、龙套衣、鞋、龙套旗。

### 二、演出道具

大帐 文房四宝 印匣 折扇三把(一把写好“刺”字) 马鞭 鬼头刀 腰刀 圣旨  
宝剑 木盘 酒壶 酒杯 竿子 绶子 刺刀 梳妆镜 烛台



# 审头刺汤

## 人物表

陆 炳	老生	下旨官	生
汤 勤	丑	书吏	丑
雪 艳	旦	四龙套	
戚继光	老生	四刀斧手	
张 龙	副净	四侍卫	
郭 义	老生	四衙役	
门 子	小生	差役	

## 第一场

【发点】唢呐奏〔水龙吟〕曲牌，四龙套、四刀斧手、门子上站门，曲牌中止。【一锤锣】  
陆炳上场，在九龙口抖袖，整冠，缓步到中台口，锣鼓接〔归位〕陆炳站定。①

陆 炳 (念引子)为官清正【小锣二击】秉忠心(哆哆)

2 3 5 1 2 ~~~~ 2 2 6 7 ~~~~ 6 7  
报 效 朝 廷

【冲头】唢呐奏〔水龙吟〕曲牌，陆炳左右一望，右转身进帐，坐定。四龙套、四刀斧手归里分站，门子立大边帐侧。曲牌止。

陆 炳 (念诗)幼年科第早成名，身受皇王爵禄恩；【小锣二击】

但凭方寸心田正，上报君亲下为民。【大锣归位】

老夫，【撕边一锣】陆炳。【大锣住头】嘉靖驾前为臣，官拜锦衣卫正堂之职。只因刑部大堂染病在床，圣上命我复审莫怀古的人头。我想此案断来甚为棘手②，若说是真的，尤恐严府见怪；若说是假的，又有许多牵连在内，此事倒叫老夫为难得紧呐！

(犹豫)【撕边一锣】

内 汤老爷到！(归汤勤念)

① 《审头》本是全部《一捧雪》中的一折，陆炳上场最初有用“四平调”唱上，或穿被吊场下再上的。若用【发点】上，也有用虎头引子的。余叔岩先生是念引子，系宗谭鑫培的路子。

② 余先生原词此句为“我想这人头本来是假”，此是陆炳心中之话，不能在大堂上当众叙出，故改。

门子 汤老爷到!

陆炳 哟呵呀!【撕边一锣】(惊异)老夫正在为难之际,那汤勤他倒来了。想那汤勤乃是严府一个耳目,少时审问人头,须要留心在意。来!(向门子)传话下去,就说老夫王命在身,不能相迎,请汤老爷法堂叙话。

门子 (向上场门)大人有王命在身,请汤老爷法堂叙话!

汤勤 (内嗽)嗯哼!

〔【小锣五击】汤勤持扇上,到小边台口站定,抖袖。

(念)只为雪艳美佳人,费尽三毛七孔心;

但得她心合我意,人头是假也是真。

〔斜向内躬身报门。

报! (扎)汤勤告进。(哆罗台匝、匝、匝 哆罗台向内打躬,俯身挖向大边进门,向堂上拜揖)小官汤勤参见大人。

陆炳 (起立)啊,汤老爷到此,敢是来拿老夫的弊病么?

汤勤 这……【大锣一击】(面露尴尬色)小官告辞。(转身向外要走)

陆炳 转来。

汤勤 在。(回身应诺)

陆炳 为何去心忒急?

汤勤 不是啊,小官上得堂来,一言未发,怎说拿大人的弊病?这弊病二字,嘴嘴嘴,小官吃吃……罪不起呀!

陆炳 (冷笑)嘿嘿嘿,【小锣一击】老夫乃是一句戏言哪。

汤勤 戏言?倒吓了我一身的冷汗!(以手指抹额)

陆炳 汤老爷到此何事?(正色地)

汤勤 奉严爷之命,前来会审人头。

陆炳 (再转入讽刺)哦,你来得好啊!你若不来,我还要请你前来。来来来请来上座。①  
(出位斜立桌旁,以手让坐,面含讽刺)

汤勤 (惶恐地摇双手)且慢,此乃朝廷法堂,小官岂敢擅坐。

陆炳 怎么,你也晓得朝廷的法堂么?

汤勤 朝廷法堂,怎么不知。

陆炳 知道就好。(向门子)与汤老爷一旁看座。(回坐)

(门子在大边帐旁设座)

汤勤 (作揖)谢座。(坐)

陆炳 汤老爷,少时审问人头,若有不到之处,还要汤老爷你指教哇!(含讽)

汤勤 哦,嘻嘻嘻……【小锣一击】老人忒谦了。

陆炳 来!将一干人犯带上堂来。

① 当年余先生念这一段白口中的七个“来”字,是充分运用了抑扬高下的语调技巧,以表达陆炳对汤勤揶揄讽刺。学者必须细心钻研,体会这七个“来”字的分别念法。譬如最后一句“来来来”三字连念,当中一个来字要轻;“请来上座”的来字要念得慢一些,用冷峭的音念出,再结合脸上的“戏”,和汤勤那时尴尬的样子一对比,那个神态是很生动的。

门子 带人犯!

〔【原场】张龙、郭义、戚继光、雪艳依次上。雪艳系腰包，披锁链，出场时双手掖腰包角举过头顶一亮，行近小边台口，即将双袖先后次第放下，两手扶着胸际左侧系带处，随众进大堂跪下。

门子 (点名)张龙!

张龙 有。

门子 郭义!

郭义 有。

门子 戚继光!

戚继光 有。

门子 雪艳!

雪艳 有。

陆炳 戚继光、雪艳下面侍候。

〔戚继光、雪艳上场门下。【小锣一击】

陆炳 张龙、郭义!

张郭义 有。

陆炳 莫怀古夫妻行在何处被你们拿获的?

张郭义 蓟州西门以外，柳林之下。

陆炳 什么时候?

张郭义 黄昏时候。

陆炳 怎样进城?

张郭义 叫开城门，劈了栅子，击动戚大人的堂鼓，才见戚大人。

陆炳 戚大人是怎样的吩咐?

张郭义 戚大人言道，此事重大，必须两家担待。

陆炳 何谓两家担待?

张郭义 头门以内，仪门以外，有一军牢小房，将我等并锁在一处，里面有灯，门外加封。等

到五鼓天明，戚大人看着绑，看着斩，人头打入木桶，回复严爷。

陆炳 可是实言?

张郭义 句句实情。

陆炳 下面侍候。

张郭义 是。

〔张龙、郭义由上场门下。【小锣一击】

陆 炳 带雪艳。  
门 子 带雪艳。  
〔雪艳上，跪。【小锣住头】  
雪 艳 叩见大人！  
陆 炳 雪艳。  
雪 艳 有。  
陆 炳 你夫妻行在何处被严府校尉拿获的？  
雪 艳 蓟州西门以外，柳林之下。  
陆 炳 什么时候？  
雪 艳 黄昏时候。  
陆 炳 怎样进城？  
雪 艳 叫开城门，劈了栅子，击动戚大人的堂鼓，才见戚大人。  
陆 炳 戚大人是怎样的吩咐？  
雪 艳 戚大人言道，此事重大，必须两家担待。  
陆 炳 何谓两家担待？  
雪 艳 头门以内，仪门以外，有一军牢小房，将我等并锁在一处，里面有灯，门外加封。等到五鼓天明，戚大人看着绑，看着斩，人头打入木桶，回复严爷。  
陆 炳 可是实言？  
雪 艳 句句实情。  
陆 炳 下面侍候。  
雪 艳 是。  
〔雪艳起身下堂，行至小边台口，无意回头一看，不料对头仇人也坐在堂上。汤勤此刻正伸头勾颈，一双色眼，全神贯注在雪艳身上，雪艳一见，顿时满腔仇恨激发，立即掉头拂左袖，脸露极端厌恶之色。  
咳！  
〔雪艳口中发出怨愤而又含着鄙夷的一叹，同时右足一顿，右转身，双手一拍，双掏袖，举腰包角过头一亮，向上场门下场。【小锣一击】  
陆 炳 汤老爷。（此时汤勤正一手拈须，一手摇扇，右腿架左腿上，目送雪艳，出神，耳未听见）  
陆 炳 嘘！汤老爷！（高声并以扇击桌）【小锣一击】  
汤 勤 （惊觉、仓惶四顾）哦哦哦……老大人，有何话讲？  
陆 炳 我想戚继光身为八台总镇，也是朝廷的一位大官，纵然犯罪①，是犯朝廷的罪，不是犯了你我的罪，老夫意欲在堂口赏他一个矮座，不知汤老爷意下如何？  
汤 勤 老大人开恩，倒是原有他的座位。  
陆 炳 原有他的座位？……带戚继光。  
门 子 带戚继光。  
〔戚继光上。【小锣住头】

① 原词为“纵然犯法……”因“不是犯了你我的法”的“法”字不妥，故改“法”字为“罪”字。

戚继光 参见老人。(揖)

陆炳 戚继光,汤老爷赐你一个矮座,还不谢过!

戚继光 多谢汤老爷。

汤勤 谢过老人!

戚继光 多谢老人。

陆炳 坐下讲话。

〔刀斧手设小边倒椅矮座,戚继光坐。【小锣一击】〕

陆炳 戚继光,莫怀古夫妻行在何处,被严府校尉拿获的?

戚继光 蓟州西门以外,柳林之下。

陆炳 什么时候?

戚继光 黄昏时候。

陆炳 怎样进城?

戚继光 叫开城门,劈了栅子,才见犯官。

陆炳 你是怎样的吩咐?

戚继光 犯官言道此事重大,须要两家担待。

陆炳 何谓两家担待?

戚继光 头门以内,仪门以外,有一牢房,将他们并锁在一处,里面有灯,门外加封。等到五鼓天明,犯官看着绑,看着斩,人头打入木桶,回复严爷。

陆炳 可是实言?

戚继光 句句实情。

陆炳 下面侍候!

戚继光 是。(上场门下)【小锣住头】

陆炳 啊汤老爷!

汤勤 老大人。

陆炳 看将起来,这人头是真的了。

汤勤 怎见得是真的?

陆炳 他四人的口供,俱是一样,岂不是真的了?

汤勤 哦,大人说他们四人口供相同,人头就是真的了?假的!(用手一指,肯定地)

陆炳 怎么?

汤勤 依小官看来,他们四人一路而来,同宿旅店,串通好了口供,蒙哄老人的。

陆炳 哦,(右手理髯,眼珠一转,作思考状)他们四人一路而来,同宿旅店,串通好了口供,蒙哄老夫的么?(目视汤勤)

汤勤 正是,他们蒙哄老人的。

陆炳 (又一思索)也罢,老夫有个拙见。①

汤勤 有何高见?

陆炳 老夫日前监斩了一干人犯,首级还不曾示众,今日将它一齐摆在堂口,将那莫怀古

① 原词有“……老夫有个凭天断”,因剧中并未有暗中摸索的情节,而是叫雪艳自己去相认人头,无需用“凭天断”的语句了。

的人头也放在其内，命那雪艳上前相认，认真便真，认假便假，你道如何？（眼神注意汤勤的内心意图）

汤勤 但凭大人。（成竹在胸，不表示异议，意在事态自然会发展）

陆炳 （向左右）将人头摆列堂口。

〔刀斧手摆二小木桶在大边台口。①〕

陆炳 莫怀古的人头也摆在其内。

〔刀斧手又摆二小木桶在小边台口。〕

陆炳 带雪艳！

〔【小锣一击】雪艳上，跪。汤勤在旁注视不瞬，眯目带笑，摇腿晃脑，几忘身在大堂。〕

陆炳 雪艳！

雪艳 有。

陆炳 这人头老夫说的是真的，汤老爷他说是假的。（以扇指汤勤）老夫前日监斩一干人犯，首级还不曾示众，今将人头摆在堂口，你丈夫莫怀古的人头也摆在其内。你上前相认，（雪艳微微一震）认真便真，认假便假，你要仔细认来！【撕边一锣】

〔陆炳念到“你要仔细认来”时，右手持扇指台口当中靠小边的木桶，暗示雪艳其中即是莫成代莫怀古受刑的人头。雪艳闻言，须顺着扇子所指的方向回头一看，已默喻其意，微微点头，仍回身对堂上。〕

雪艳 遵命。（念此二字须紧接上面【一锣】后回身对陆炳时，然后缓缓站起，转身向外，往台口渐移步下堂）【纽丝】

汤勤 （夹白）是啊，你要仔细认来。（汤勤虽然狡猾，但此时已全神贯注于雪艳之美貌，绝不察觉陆炳言语中含意，反颠头晃脑地随声附和，以为“看你如何相认人头”并面带微笑）

雪艳 （唱〔二黄散板〕）

(5 5 - 3 3 3 2 1 6. 6 5 5 ) 6 6 i - i 2  
陆 大 人 (双手拱)

(1 6.) 7. 2 6 3 5 6 (5 ? 6 ) 6 5 6 6 i - ② (6 ? 6  
堂 上 把话 讲， 【一锣】

1 - 6 5 ) 7 . 6 5 . 6 7 7 (5 6 7 ) 6 7 6 5  
雪 艳 的 心 中 (抚胸) 自 思

5 6 3 . 5 6 - 6 5 - (3 3 2 1 6. 6 5 ) 3 5  
量， 【一锣】 下 得

① 从前戏台上演这个戏是用小木桶摆在台口，后来也许是为便利，就用红布包成的假人头摆列，实在还是用木桶的合理。

② 此〔散板〕首两句，王派是“陆大人坐在法堂上，吩咐雪艳女娘行”。一般大路也一样。梅先生这两句，是老路词，同陈德霖老先生差不多，又略改过的。